

《皮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皮囊》

13位ISBN编号：9787201088947

出版时间：2014-12-1

作者：蔡崇达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皮囊》

内容概要

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一本“认心又认人”的书。

作者蔡崇达，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故事。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体现。用《皮囊》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来表达作者对父母、家乡的缅怀，对朋友命运的关切，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书中收录有《皮囊》《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的神明朋友》《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海是藏不住的》《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回家》《火车伊要开往叨位》等14篇作品。

其中《皮囊》一文中的阿太，一位99岁的老太太，没文化，是个神婆。她却教给作者具有启示力量的生活态度：“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母亲的房子》里，母亲想要建一座房子，一座四楼的房子，因为“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为了房子，她做苦工，捡菜叶，拒绝所有人的同情，哪怕明知这座房子不久后会被拆毁，只是为了“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归”。

而《残疾》里的父亲，他离家、归来，他病了，他挣扎着，全力争取尊严，然后失败，退生为孩童，最后离去。父亲被照亮了。被怀着厌弃、爱、不忍和怜惜和挂念，艰难地照亮。就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长大成人。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形象就失踪了。而蔡崇达的书里，这个形象重新出现了。

这部特别的“新人新作”，由韩寒监制，上市之初即广受好评。莫言、白岩松、阿来、阎连科等评价为当下写作中的一个惊喜。或许《皮囊》真是新生的“非虚构”写作林地里，兀自展现的一片与众不同、可读可思、独具样貌的林木。

作者简介

蔡崇达

1982年生人，闽南人。

大隐隐于市的新生代媒体人，人称“天才达达”，韩寒口中的“写作大师”。

现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南方国际文学周”联合发起人。

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

《皮囊》

书籍目录

编者按

序：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

序：认心、认人的《皮囊》

皮囊

母亲的房子

残疾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的神明朋友

张美丽

阿小和阿小

天才文展

厚朴

海是藏不住的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回家

火车伊要开往叨位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皮囊》

精彩短评

- 1、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缺点，但是处于自己的状态，我们往往不去正视，又或者，我们从来不曾发现。蔡崇达的这本书中，却让我发现了自己所隐藏的一些毛病。
- 2、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 3、2015
- 4、读罢，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我太过于年轻，以至于最后，也没有感慨万分的泪水，但内心却不由得凝重，不由得敬畏，不由得沉淀，然后思考未来。
- 5、越读越不对劲的一本书。
- 6、像是身边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
- 7、这本书对我而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见我的生活，我所处的环境，我这副皮囊之下真正的灵魂。我生活的最终意义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有意义，可惜我还没有像作者一样经历人生无常，这些是我以后该发掘的，该体会的。
| 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又好像我们的命运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我们又都好像是在按部就班的走完这一生。
- 8、失望
- 9、与鸡汤略有不同
- 10、扛着灵魂的皮囊在孤独行走。小镇出生的蔡崇达以此书似乎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其实不然。阿小阿太陈美丽厚朴这些配角身上背负着作者自身想要以世俗的形式摆脱残忍现实同时又不得不兼顾教育和工作赋予他的理想和崇高的复杂情绪，可怜又可爱的家乡是这种情绪最后的出口。然而，对于那些不愿回到家乡的人而言，孤独，仍会继续。
- 11、故事有点悲伤。
比较喜欢下雨的时候在窗边听着雨声享受阅读此书。
- 12、淡淡的乡村气息，厚朴的名字总带着希望
- 13、大多数时候会站在作者的角度用带入的方式去读小说类作品。这本书看了将近十天才看完。前几篇描写父亲中风及阿太离世的故事着实让我感动。但自从文展 阿小厚朴的描写中 我开始没有办法再次带入故事去体会蔡崇达的心理。种种故事无非是为了反衬作者自己的正面形象及表达对叛逆和顺从的厌恶。所以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再去认真去读 草草结束了阅读。四分是给蔡崇达的文笔功夫。
- 14、相比一下更喜欢大冰说故事
- 15、是有感情的文字 不过厚朴之后就显得有点鸡汤文了
- 16、适合一个人静下心来揣摩和用心感受

我们都是带着皮囊在这世间忙碌的灵魂
皮囊的作用是用来经历风吹雨打
让我们的灵魂有地方安放

什么样的生活并不那么重要
幸福和痛苦也并没那个关键
灵魂的清澈和满足才是最重要的

- 17、没有那么惊喜意外，很厚重，但作为从小一直在外漂泊的我，无法共鸣出对故土的如此深情和依恋。倒是很喜欢海是藏不住的那篇，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适当距离来欣赏他！
- 18、短而小而精的故事，用心也用心。
- 19、人活着，除了皮囊还有什么？你说灵魂，哪个濒死的灵魂想象的天堂不是人间的模样？如果明天你就要离去，你还有什么舍不得？“舍得”有多难，皮囊就有多重要。
- 20、三星半！前面一部分特别好，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特别想哭，可能有共鸣吧！到后面写他失败的朋友们，也不知道作者哪里来的优越感？人生很长，别一边纠结自己的人生一边评论与否定别人的人生好吗！
- 21、有感动有槽点，可以读没推荐。

《皮囊》

22、越看到最后越觉得这本书的高开低走，说是散文多了几分故事性，说是小说又少了几分小说的天马行空，这本自称是“非虚构文学，有着小说质感的散文”的作品，还是有很长路要走。

23、生活真的好不容易

24、喜欢描写父亲与母亲的故事。

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

25、就每个故事而言，看完确实会有一些感慨，但这本书读来心里感觉有些压抑，经常会出现矫情到让人看不懂的文字，而且作者似乎一直在通过别人的人生悲剧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虽然他的奋斗历程也确实让人佩服吧，最后就是，这本书除了阿太的故事和皮囊有关，其他的故事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呀

.....

26、怎么讲，写阿太的那一段，真是太好了。不太喜欢站在自己角度写别人生活多悲惨的后半段。

27、皮囊之下是什么呢

28、特别适合安静下来读的书

29、每个人只能读到他自己内心的东西，书只是一个观察内心的仪器。看皮囊，看黑狗达的人生，感动到的是自己的生活。愿你真真珍惜生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30、作者一直以一副冷眼旁观小镇人的生活命运，一开始觉得这些人在作者笔下显得紧张，功利，世俗。后来慢慢发现，这本身是作者加入很多个人价值观讲述的故事，看完之后，很喜欢小镇上很多人物，虽然他们活的很辛苦，在作者看来没有计划规划人生达到成功，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他们活过，他们存在过。反倒是作者，没有看到他的血肉，只有一副空空的皮囊。看了看作者的简介，觉得挺可怕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偏见又自负，从小镇出来，却看不到真正的生活，文笔词藻更是记流水账。

31、故事是好的

32、简单、温柔的笔触，平淡生活里的坚持与追寻。

33、整本书的精彩程度快速递减，心情从惊喜到困惑到想弃书，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同一个人完成的。后半本书带有浓重的夸张和自我标榜，虽然是在写张美丽、阿小、文展、厚朴，但作者只不过是用他们的不合时宜来彰显自己的“深刻”。作者猜测着、臆断着自己想看到的别人的人生，像是极力抒发着无所适从的价值观。如果这本书能有四星，那别的书得有多烂.....

34、畅销书里的一股清流

35、不管皮囊好坏，我们都用赤诚的内心过活。

36、很好看。断断续续在小K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完，看到30%跑来豆瓣看书评，结果都是说后面不好看的。可是我越看越起劲，其中好几个故事都沉浸在里面，阿小和阿小，厚朴等等。他们都是鲜活的人物，他们就是生活。皮囊下的真实面貌，一切终将有答案。

37、静下来读书的感觉挺好的，好像净化了一些思想的感觉，

38、怎么说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书的前半段，阿太，母亲和父亲的故事，很能引起我的共鸣，也许几年之后再翻开这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39、写的很真实，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了他的亲人，他的经历，这样活着是一种勇气，有时候也想剥去身上的保护色活的坦荡一些，也就仅仅局限在有时候吧，还会阅读他的书吧，不是想要改变什么，只是幻想着真实些。

40、前半部分很感动，后半部分更像是作者的成功学。不喜欢作者那么描述那些他曾当作朋友的人。

41、前面父亲的部分觉得很好，可是越往后越不想看，越往后越厌恶作者。

42、真的真的真的，so-so。

43、长觉得心灵和精神需要洗礼和历练，肉体其实也是如此，人生本来就悲哀透顶，神大概是一种不可及的内心安慰

44、朋友推荐的，在看之前先看了书评，差评居多，我花了很大力气尽量让自己不带着那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去读书。

作者通过对身边人的描述来展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有可取之处，当然也有不合之处，便全当与人交流，借以更好地明白自己。

此书贵在作者的真诚和勇气。

《皮囊》

- 45、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书写得好??
- 46、没有三分之一就再不想看下去了 很奇怪豆瓣评分过高!明明狗血得像是在看电视剧 1太用力的结果不是深刻而是“自作” 2总觉得作者在炫耀什么 炫技?!炫耀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炫耀名人作序?!难道是凤凰男在炫富?!
- 47、前两篇文章挺感人,越往后就越有虚构和刻意催泪的痕迹
- 48、写父母那几篇,每次看都觉得感同身受。有的场景,完全能理解作者那种特别难过觉得生活特别操蛋的感觉。
- 49、如果世界存在凝聚力的话,它一定是有热量的。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张张皮囊之下个体灵魂的张力,我见识了闽南小镇的琐碎生活,我读到了“黑狗达”。
- 50、看完想回家

《皮囊》

精彩书评

章节试读

1、《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

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

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

她终究是个小镇姑娘，要不她不会自杀的。”

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听我母亲在和乌楼开心地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过去，说，黑狗达，所以你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小镇。我当时还觉得小镇很大，没有离开的迫切感，但心里对他莫名产生一种佩服：一个能看不上小镇的人内心该是如何的宽广。然而他读书却并不好，这让他这种高傲的安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一种孤僻。

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

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皮囊》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实现里。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紧张、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

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勉强证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由。

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在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

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长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

《皮囊》

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么样。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人，除了维护秩序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接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根本不敢去判断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所谓对家庭的责任后，躲在所谓对新闻的追求和梦想中。于是，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变动都让我脆弱，把生活的节奏寄托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点波动都会让我不安让我恐慌。那

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

那一刻我会觉得自己是切开的木头年轮中的某一个环，拥挤得那么心安。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祭扫完墓地，空出来的光景是自己的。那个下午，我撑着伞走过因为放假而安静的小学母校；走过嘈杂热闹的菜市场；在卤水小摊上看那个阿姨熟练地切卤料；看到那个驼背的阿叔又挑着生锈的铁盒叫卖土笋冻，临时来兴致叫了两块就在路边吃……甚至还瞒着母亲，偷偷牵出摩托车，冒着雨到海边逛了一圈。虽然因此回来，头更晕了。

作为游客，惬意的是，任何东西快速地滑过，因为一切都是轻巧、美好的，但这种快意是有罪恶的。快速的一切都可以成为风景，无论对当事者多么惊心动魄。

我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想要活得轻松便要学着妥协，你在一篇博客里也写过“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2、《皮囊》的笔记-第1页

江凌 大树 张向东朝西Z 苏自由 潘滔先生

3、《皮囊》的笔记-第1页

小人物也有大故事，其实我们没资格评论其他人该怎么活

4、《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汨汨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5、《皮囊》的笔记-第1页

1.别让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

2.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3.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4.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6、《皮囊》的笔记-第1页

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

7、《皮囊》的笔记-第1页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

8、《皮囊》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给野哥借去了

9、《皮囊》的笔记-第1页

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

10、《皮囊》的笔记-第1页

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的样子都是中学课本里的。

11、《皮囊》的笔记-第1页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12、《皮囊》的笔记-第1页

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它包裹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这颗心很多时候是睡去了，有时醒来。心醒着的时候，就把皮囊从内部照亮。荒野中就有了许多灯笼，灯和灯由此辨认，心和心，人和人由此辨认。

13、《皮囊》的笔记-第1页

认识你自己就必须认识你的他人。

在生活中、行动中遭遇的人，认识他们，照亮他们，由此你就知道自己是谁。

14、《皮囊》的笔记-第1页

1.西方之巫说：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就必须认识你的他人。在生活中、行动中遭遇的人，认识他们，照亮他们，由此你就知道自己是谁。

2.“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3.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

4.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

5.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6.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15、《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然而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是话剧演员，我必须在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后，继续扮演起在现实生活中苦苦争取来的角色。

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

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所有人都笃行举头三尺有神明。

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

16、《皮囊》的笔记-第1页

伤痕累累的心是好的，流泪、流血、结了痂、留下疤痕，然后依然敏感着，让每一次疼痛和跳动都如同初心，这是好的。

17、《皮囊》的笔记-第1页

东方之巫说：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就必须认识你的他人。
在生活中、行动中遭遇的人，认识他们，照亮他们，由此你就知道自己是谁。

哪一个中国人真的向往过冰冷的天堂？哪一个不是希望回到人世，希望把经过的再过一遍？但这一遍和那一遍是不同的，就像醒着和睡着不同。

写作就是再过一遍。

过一遍自己，也试着过一遍他人。

把栏杆拍遍。把心再伤一遍。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母亲有意无意，也经常往这里跑。

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我可以看见，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

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

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漂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

《皮囊》

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讲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我知道，其实是她需要这个相信，她需要找到，还能为父亲做点什么的办法。

我对母亲此时的忙碌，却有种莫名其妙的了解和鄙夷。我想，她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难受。我察觉到她的脆弱。

她在投入地奔忙着，我则不知所措地整天在街上晃荡。因为一回家，就会真切地感知到，似乎哪里缺了什么。这样的感觉，不激烈、不明显，只是淡淡的，像某种味道。只是任它悄悄地堆积着，滋长者，会觉得心里沉沉的、闷闷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悲伤。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

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中无意识的愧疚感，放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

《皮囊》

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世界不大我可以哪里都不去
我可以在这里
只看着你

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18、《皮囊》的笔记-第1页

皮囊可以不相信心，可以把心忘掉。但一颗活着、醒着、亮着的心无法拒绝皮囊，皮囊标志出生命的限度、生活的限度，生命和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也许就因为它的有限度，它等待着、召唤着人的挣扎、愤怒、斗争、意志、欲望和梦想。

19、《皮囊》的笔记-第1页

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20、《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了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

21、《皮囊》的笔记-第1页

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

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22、《皮囊》的笔记-第1页

2016-02-25 11:49:19

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2016-02-25 12:10:08

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

注:。

2016-02-25 14:14:05

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2016-02-25 17:16:39

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

2016-02-25 19:57:55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

2016-02-25 19:58:39

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注:并不认识

2016-02-25 20:13:01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

2016-02-25 21:30:32

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23、《皮囊》的笔记-第1页

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

24、《皮囊》的笔记-第1页

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25、《皮囊》的笔记-第1页

任何事情只要时间一长，就显得格外残忍。

26、《皮囊》的笔记-第1页

1.但伤痕累累的心是好的，流泪、流血、结了痂、留下疤痕，然后依然敏感着，让每一次疼痛和

《皮囊》

跳动都如同初心，这是好的。

除非死心，除非让心睡去。怀着死掉的、睡不起的心，皮囊就仅仅是皮囊。

皮囊可以不相信心，可以把心忘掉。但一颗活着、醒着、亮着的心无法拒绝皮囊，皮囊标志出生命的限度、生活的限度，生命和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也许就因为它的有限度，它等待着、召唤着人的挣扎、愤怒、斗争、意志、欲望和梦想。 - - 序：认心、认人的《皮囊》

2. 但这一边和那一边是不同的，就像醒着和睡着不同。写作就是再过一遍。过一遍自己，也试着过一遍他人。把栏杆拍遍。把心再伤一遍。 - - 序：认心、认人的《皮囊》

3. 蔡崇达写得不太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生涩的文艺腔，但当他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时，他不文艺了，他站在这里，艰难地扪心而说。

——这时，他只是个一个历尽沧桑的少年。 - - 序：认心、认人的《皮囊》

4. 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

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 - 《皮囊》

5. 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这是母亲从未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 - 《母亲的房子》

6.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这个样子，他会卑微到，让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 - 《阿小和阿小》

7.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 - 《天才文展》

8.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

- - 《厚朴》

9.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 - 《厚朴》

10.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人们追捧的力量和个性。 - - 《厚朴》

11. 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现实里，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

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 - 《厚朴》

12.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的体系的人。 - - 《后记》

13. 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正真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

- - 《后记》

14.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同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这是我认为的“写作的终极意义”，这是我认为的“阅读的终极意义”。 - - 《厚朴》

15. 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 - 马塞尔·普鲁斯特

27、《皮囊》的笔记-第1页

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那天我终于没勇气问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学的讥讽相处。事实上，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

28、《皮囊》的笔记-第1页

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29、《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30、《皮囊》的笔记-第1页

皮囊

P92

敬香：

敬香有两种，一是殿主烧香，此皆用立香，以三炷为准，插于大香炉内，炷与炷之间距，三炷平列以不过寸宽为合格，故有[烧香不过寸，过寸神不信]之谚。二是坛主拈香，此香以檀香为之，敬拈檀香，非常讲究，每炷檀香长短粗细，长不过寸，粗不过分。坛主拈香时，初炷香插入炉中间，二炷插于左，三炷插于右，三炷香平列并拢。香炉左盒盛香面，右盒盛檀香。

P97

掷筊：

“掷筊”，又称“掷筊”、“卜筊”、“投筊”等，是用两枚占具问神，是中国南方人占卜的重要形式。

易帆来介绍（因为这个重要内容此前学者们都没说，笔者署名“易帆来”以示重视）：

看过一些关于“掷筊”的文章，奇怪，没有一篇提到“打卦”这个词，而介绍文章显示的活动，就是南方老百姓俗称的“打卦”，这种形式我们在农村敬祖等特殊日子里经常看到。不过一般占具是用竹块。

因为掷筊俗称“打卦”，应该说，它的起源非常古老，绝不是著名文人韩愈提及它、才是它出现的时代，它的低级性使得一般古人不会提及它。这种低级占卜方式，没有什么衰败于明清时期，至今还是流行的，肯定是一直流行的。占卜方式的多样性，适用不同。另外，掷筊没有什么特定的主管神灵，问任何鬼神包括亡亲，都可以掷筊。

“掷杯筊”、“掷杯筊”、“掷碑筊”：这些名称说明“杯”、“碑”是外地文人的记音，含义应该是“贝”，蚌壳就是蚌的贝壳。

补充介绍浙江温州方言里的“打筊贝”，有助于了解古代用言：掷筊：温州方言里说“打筊贝”，乐清童谣《打筊贝》在当地有名，《温州日报》2012-03-14日文章“拯救乡音 从一场海选开始”，也谈了这首童谣。

P248

芭乐：

番石榴，拉丁文名：Psidium guajava Linn.桃金娘科、番石榴属乔木，高达13米；树皮平滑，灰色，片状剥落；嫩枝有棱，被毛。叶片革质，长圆形至椭圆形，先端急尖或钝，基部近于圆形，上面稍粗糙，下面有毛，常下陷，网脉明显；萼管钟形，有毛，萼帽近圆形，不规则裂开；白色；子房下位，与萼合生，花柱与雄蕊同长。浆果球形、卵圆形或梨形，顶端有宿存萼片，果肉白色及黄色，胎座肥大，肉质，淡红色；种子多数。

P249

干打垒：

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

31、《皮囊》的笔记-第1页

32、《皮囊》的笔记-第1页

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

33、《皮囊》的笔记-第1页

1、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2、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3、讲话总喘气、急吼吼的样子，想必是心理压着什么巨大的东西。

4、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34、《皮囊》的笔记-第1页

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

=====

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

=====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

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

=====

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

=====

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

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

这几来年，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

《皮囊》

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35、《皮囊》的笔记-第1页

别让着肉体再折腾他的灵魂。
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36、《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37、《皮囊》的笔记-第1页

1.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的样子。

2.我也没有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3.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

4.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5.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6.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精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办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浮躁起伏。

7.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和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

8.我真想好好和你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

9.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

10.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38、《皮囊》的笔记-第1页

003

序：《認心、認人的<皮囊>》
如果皮囊朽壞，我們還剩下什麼？
好吧，你告訴我，還有靈魂。

或許，皮囊的冷酷法則就是，它從不許諾什麼，它不相信奇蹟，不信心。
是啊，皮囊有心。

不管這具皮囊是什麼質地，它包裹著一顆心。人生或許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攜帶著一顆心的羈旅。
這顆心很多時候就是睡去了，有時醒來。心醒著的時候，就把皮囊從內部照亮。
荒野中就有了許多燈籠，燈和燈由此辨認，心和心、人和人由此辨認。

002

《皮囊》

“肉體不就是拿來用的，又不是拿來伺候的。”
我們的生命本來多輕盈，都是被這肉體和各種慾望的渾濁給拖住。

008

《母親的房子》

那晚，我要母親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殺這樣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應了，這才像個孩子一樣，坐在旁邊哭起來。
我拿著那包藥，我覺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150

《天才文展》

... .. 從本質意義上，我們都是，既失去家鄉又永遠沒辦法抵達遠方的人。

235

《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我，或許許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況下，往往採用最容易掩飾或者最常用的借口 理想或者責任。

39、《皮囊》的笔记-第1页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精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握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40、《皮囊》的笔记-第1页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

41、《皮囊》的笔记-第1页

《皮囊》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42、《皮囊》的笔记-第1页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称了最熟悉的人。

43、《皮囊》的笔记-第1页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44、《皮囊》的笔记-第1页

时光多残忍，那个懦弱但可爱的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的所有印记一点都不剩下；那个过于狂热、战天斗地的兄长成刚，短暂地燃烧生命，也就耀眼那一瞬间；而我深爱着的、那个石头一样坚硬的阿太，还是被轻易地抹去。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这么迅速、干净。他们被时光抛下列车，迅速得看不到一点踪影，我找不到他们的一点气息，甚至让我凭吊的地方也没有。

45、《皮囊》的笔记-第1页

46、《皮囊》的笔记-第1页

人生际遇的好与坏，关键往往在于生命里碰到甚么人，只要能对你有所启发，都是明灯。

皮囊的冷酷法则就是，它从不许诺什么，它不相信奇迹，不信心。

但这一遍和那一遍是不同的，
就像醒着和睡着不同。
写作就是再过一遍。
过一遍自己，也试着过一遍他人。
把栏杆拍遍。把心再伤一遍。

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

《皮囊》

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

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时移世易，人生难料。

虽然知道根本不是台风的错。那结局是注定的，生活中很多事情，该来的会来，不以这个形式，就会以那样的形式。但把事情简单归咎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某个点，会让我们的内心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至今仍愿意诅咒那次台风。

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

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漂浮在家里，放佛海水的蒸汽一般。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于这医院的顶楼。电梯门一打开，就是这走廊，以及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疾病名字。他们各自占据了几个病房，以俘虏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力。到了这最顶层，我才知道医院的秘密：原来在疾病帝国，也是用武力统治的，谁最残忍最血腥，谁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放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皮囊》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她在投入地奔忙着，我则不知所措地整天在街上晃荡。因为一回家，就会真切地感知到，似乎哪里缺了什么。这样的感觉，不激烈、不明显，只是淡淡的，像某种味道。只是任它悄悄地堆积着，滋长着，会觉得心里沉沉的、闷闷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悲伤。

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资金所有就为了抵达。

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

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放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

不清楚真实的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厚朴大约也是这样的小孩，他们往往是脆弱的，因为干净到甚至不知道应该要去判断和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时宜。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

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放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放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

《皮囊》

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脆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

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但转头一看，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有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这几年来，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皮囊》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两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没学会抽烟，没学会喝酒，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

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放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骚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长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从小我就喜欢闻泥土的味道，也因此其实从小我不怕死，一直觉得死是回家，是入土。我反而觉得生才是问题，人学会站立，是任性地想脱离这土地，因此不断向上攀爬，不断抓取任何理由---欲望、理想、追求。然而，我们终究需要脚踏着黄土。在我看来，生是更激烈的索取，或许太激烈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任性。

《皮囊》

任何事情只要时间一长，都显得格外残忍。

我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47、《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在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48、《皮囊》的笔记-第1页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

获……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年少的时候，身体和见识阻碍了内心急于扩张的好奇。

小镇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内心激烈的冲击，他们一方面到处打听那些勇敢迈进舞厅的人，打听那白白的大腿和金色的墙面，另一方面又马上摆出一种道貌岸然的神情，严肃地加以批评。但谁都知道，随着财富的沸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各种欲求在涌动。财富解决了饥饿感和贫穷感，放松了人。以前，贫穷像一个设置在内心的安全阀门，让每个人都对隐藏在其中的各种欲望不闻不问，然而现在，每个人就要直接面对自己了。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紧张、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

49、《皮囊》的笔记-第1页

1.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2.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3.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4.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个才是我应该坚持的活法，哪个才是真实。

5.他以为他现在到达的，是整个世界的入口；他以为再走进去，就是无限宽广的可能；他以为正在和他对话的，已经是整个世界。

6.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7.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8.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

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长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9.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10.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梦想以及磨难，不是简单的所谓理想还有阴谋，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真实的生活要过成什么样是要我们自己完成和回答的。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11.对那些我正在爱着或者曾经爱过的人，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多么希望付出全部为你们停留，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刻在我的骨头里，即使时光列车拖着我的肉身一路远行，至少你们的名字和名字牵扯的记忆，被我带走了，这是我对时间能做的唯一反抗。

50、《皮囊》的笔记-第1页

最喜欢这本书的前三章、后三章。

前三章作者引人入胜地介绍了自己成长的经历，让人想不断地去知道更多，于是一直往后看。看得出来，前三章读者花了很大的心思，甚至有些用力过猛的痕迹，不过丝毫不影响吸引力。后三章作者似乎轻松了许多，文字也更为随性，却掩盖不了这么多年积累与沉淀，我还是很喜欢。

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尤其是从小地方出来，进入大城市的你我他。在这些故事里，总能找到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痕迹，产生点点共鸣。似乎把你心里藏着、甚至是自己都没有好好面对的东西讲述了出来，看着会有感动，但看完觉得很舒服。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能让我们更自欺欺人。

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

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会真。

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而又无法抵达远方的人。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责任。

不清楚真实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重要。（这是闽南一个乡村妇女的心里话，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心里怏怏的。）

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积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皮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